airiti

全球英文文學與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

邱漢平

《英美文學評論》第九期以全球英文文學作爲專題，放眼國內學術刊物，這無疑是一項創舉，標示著台灣英美文學研究正迎向失去國族框架後的英文文學研究，英文文學不再等同於建構英美國族認同與價值體系所繫之經典作品。

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機關刊物 *PMLA*，在二零零一年與二零零二年曾推出專輯，探討全球化與英文文學研究的關連，其中一個關鍵議題，即爲失去國族框架後的英文文學研究，要如何因應迎面而來的跨國文化新視野。無獨有偶地，一向扮演英美文學經典作品把關角色的 *Norton Anthology*，也開始收錄非英美人士的英文作品。以第七版的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第二卷爲例，生在波斯（今伊朗）、長在羅德西亞（Rhodesia，現已改爲辛巴威 Zimbabwe）的 Doris Lessing、奈及利亞作家 Chinua Achebe、加拿大作家 Alice Munro、出生於千里達的印度裔作家 V. S. Naipaul、同樣生長在英屬西印度群島的 Jean Rhys 和 Derek Walcott、紐西蘭籍的 Karen Fleur Adcock、印度裔的 Anita Desai 和 Salman Rushdie、南非的 J. M. Coetzee，作品都納入選輯內。這些大多非英國作家 (Doris Lessing 的父母爲英國人)撰寫的文學作品，以英文描述母國在帝國殖民下的經驗，不僅豐富了英國文學的風貌，也改變了

airiti

其走向。顯而易見地，他們關切的對象並非如何形塑英國的國族與文化認同，在「傳統英國文學與文化引起的興趣爲其他英文文學與文化取代之際」(King 1)，我們習知的英國文學，逐漸從形塑國族認同邁向全球化體系的描述。

Norton Anthology 開始收錄大批非英美人士的作品，此事若與 *PMLA* 兩年內兩度推出全球化之下的英文文學研究專輯並置，我們該如何解讀其中透露的訊息呢？

在《英國文學的國際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書裡金恩(Bruce King)指出，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由於種族、政治與經濟自由化，保護性障礙降低，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歷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金恩在書中細數大批人口流入歐洲的緣由，尤其是英國，包括二戰後重建需要外來人力協助、許多前殖民地的人爲了找尋更好的工作、社會福利和子女前途而來；也有人逃離帝國撤離後造成或留下的種族對立、內戰或獨裁政權；有人以西方國家爲增強影響力而提供的獎學金前來留學，畢業後定居下來。除了這些之外，金恩也提到全球化因素(King 2)。便捷低廉的國際空運，加上對進出國境與移民的管制放寬，促使大批外來人口得以各種理由進入英國。倫敦已不再是帝國的中心，而是種族與文化混合的國際城市。金恩指出，英國日益成爲多文化與多種族的國家，其過程同樣出現在包括美國、加拿大、紐西蘭與澳洲在內的其他國家(King 2)。

從金恩有關大規模非西方人口流入因而改變英國文學走向之論述，我們看到新英文文學的崛起內幕，其論述主軸爲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結束及後續的影響，雖然也夾雜一些全球化因素，但核心論點仍指向殖民與後殖民之間的過渡轉換。相較之

airiti

下，*PMLA* 全球化之下的英文文學研究專輯，重點就放在失去國族框架的全球化情境，探討作爲國家文學的英美文學如何因應此一新視野。就文學類別而言，前者一向稱爲新英文文學(new literatures in English)，而後者則爲全球英文文學(global English)。兩者之間雖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但不同的關切點也衍生一些獨特的議題。

就全球英文文學而言，傳統上透過少數白人典籍探討國族或文化價值體系之形塑，現在則很難不放在全球化架構內探討其文化的源起(Jay 33)。易言之，有關全球英文文學的研究，其影響層面並不僅限於全球化時代的英文文學，甚至擴及各個時期的英美文學研究，促使重新檢視僅從國族框架探討文化源起之適當性。由全球化進而引發對往昔僅從一國傳統探討文化議題之檢討，這種風潮並未見於新英文文學。就這個層面而言，全球英文文學所帶動的，不僅是一時文學創作風潮的轉向，也是一種文學研究的典範交替，進而可能擴散爲一波波的巨變，比較文學之殞落(套用 Spivak 的用語)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環。[1]

全球化是個正在發生、影響深遠、但規模巨大到不易掌握的一個轉變及形塑未來的過程，其所牽扯的面向十分多樣，單從任何一個角度切入都可能失之偏狹。因此，一個更具高度與廣度的「認知描圖（cognitive mapping）」（Fredric Jameson 用語）是非常必要的。全球英文文學雖然不能概括全球化的一切面向，但其

[1] 比較文學之沒落，原因固然很多，但全球化情境下國族框架之崩解，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參見 Toby Alice Volkman 之 *Crossing Borders: Revitalizing Area Studies* 及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之 *Death of a*

airiti

牽連的領域同樣龐雜，有許多甚至是全球化所無法涵蓋的。本專輯收錄的五篇專題論文，分從全球英文文學的各個面向分進合擊，其中也包括一篇介紹台灣推動新英文文學研究的文章，目標即爲提供一個高度與廣度兼具的認知描圖。

馮品佳的〈世界英文文學的在地化：新興英文文學與美國弱勢族裔文學研究在台灣〉，可視爲此一認知描圖的重要組成要素。馮文從理論的層面，討論新英文文學的名稱與定義、語言與全球化等問題，並對周英雄教授在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主持之「新英文文學」國科會整合型研究與其他個別區域文學研究之發展，有相當詳細深刻的描述與評論。周教授主持的「新英文文學」整合型計劃，讓台灣學界首度有系統地認識英美經典文學以外的英文文學，也開始正視加拿大、澳洲、南亞、南非及其他地區的文學。對於習慣英文系或外文系即爲研究英美文學的學者，這些認識無異開啓嶄新的視野，往後台灣的學術研討會及學術刊物，即不斷出現有關這些新增文學的研究論文。新英文文學在台灣學界快速茁壯，顯然與本地蓬勃的後殖民研究有關。兩股研究導向的匯流，雖然迅速拉抬彼此的學術動能，卻沒有適度彰顯英文文學的全球化面向。不過，馮文倒是引用麗塔・芮禮(Rita Raley)的論點，批評全球英文文學使英文成爲「國際超級方言」(Raley 54)，因而建構出一個超越大英國協的英語帝國，「我們面對的已不是名義上的大英國協，而是遠遠超出帝國想像的空間形構：一個說英語的離散族群」(Raley 59)。這個遠超出大英國協範圍的英語帝國，應該就是全球英文文學所以異於新英文文學之處了。

面對這樣一個「國際超級方言」，其他語言該如何自處呢？

Discipline。

airiti

林玉珍的論文〈譯本愛爾蘭：傅利耦的《翻譯》〉，從翻譯的角度，探討弱勢語言在強勢語言壓境下，如何翻轉不利處境，進而修正族群記憶並建構文化主體。愛爾蘭作家傅利耦(Brian Friel)的作品《翻譯》(*Translations*)，提供一個檢視此議題的良機。在論文裡，林玉珍順著 George Steiner 翻譯理論名著《巴別之後》(*After Babel*)所提之「私密核心」(“private core”)與譬喻，循線追蹤至 Gayatri Spivak 所提之「修辭」(rhetoric)與「邏輯」(logic)等兩個層面。之所以挑選《巴別之後》，乃因這是影響傅利耦翻譯論點甚鉅的著作。Spivak 把語言分爲包括文法、語意等表層的「邏輯」，以及包藏「意旨」(“intention”)的深層「修辭」兩層面。如果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之翻譯理論對照，屬於語言表層之邏輯，應爲訊息之溝通，被列爲劣譯，而深層的修辭則相當於純粹語言(pure language)，是完美翻譯追逐之標的。林玉珍在論文中以異國情侶言語不通卻能互通愛意爲例，說明在文化與個別差異之外仍有內在核心之存在。這一部分是林文最精采之處，也掌握到翻譯研究之要點。

不過，有關內在核心的論點，仍有一些待釐清之處。如果因爲內在核心係具普遍性之本質(essence)，所以能在文化與個別差異之外找到共通的基礎，那麼由此普遍性何以能建構獨特之文化主體呢？如果內在核心本就具文化獨特性，又如何能成爲不同文化與不同語言的人賴以溝通之基礎？這種兩難的情境，與翻譯之必要性及可能性十分類似。翻譯之所以需要，是因每一種語言都具有無法消除之特殊性(particularity)。而翻譯之所以可能，就在於語言的普遍性本質。班雅明的翻譯理論，對此有相當深刻之敘述。在〈譯者之天職〉(“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裡，班雅明

airiti

指出：「可譯性(translatability)即某些作品之本質要素(an essential quality)，這並非意味它們必須被翻譯，而是說原文本就擁有之特殊性在可譯性裡展現出來」(SW 1: 254)。引文具體而微地指出，語言具有之本質，亦即其可譯性，使得翻譯成爲可能，而其原本就有之特殊性亦在可譯性呈現。可譯性不僅具普遍性之本質，也在展現時保有特殊性。不過，原文隱含之本質究竟爲何而得以在普遍性中保有特殊性？根據班雅明的說法，本質無法簡化爲作品的意義，也不等同於著作之文化或歷史重要性，而是一種語言效應，「這個效應必須能在譯文中產生原文的迴響」(SW 1: 258)。本質與意義分開，顯示其不具平行的訊息溝通功能，而強調原文對譯文之語言效應，由於涉及所有語言之間預存的關係及背後無法抹除的上帝因素(SW 1: 256-57)，一種從更高層級得到啓迪的輪廓於焉浮現。於是，在互補且可相互變換的語言親屬關係裡，[2] 普及性隱然存在，但每一種語言無可取代的特質，也「投射」(project)爲譯文的獨特性。

在討論語言親屬關係時，班雅明也提到黏合瓦罐碎片的譬喻，貼切地道出兩塊碎片靠近時可能產生的變化，其情況宛如原文接觸譯文的剎那，這時原文的符號組合系統崩解，使得瓦解四散的符號在進入新組合系統時充滿各種可能性。另一個對此提出深入解釋的適切譬喻，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從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單子論(monadology)演繹出的摺曲(fold)概念。物質無限切割時會產生一股往兩邊壓

---

[2] 在〈論語言本體與人的語言〉("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裡，班雅明指出：「翻譯要達到其十足意義，必須實現的理念，是每一種演進的語言(除上帝之「話語」外)，均可視爲其他所有語言的翻譯」

airiti

縮的力量，因而形成褶曲，其中的碎塊也因此而凝聚在一起不致散開。當兩個褶曲貼近時，也就是各自的消失點(vanishing point)緊鄰之處，這「兩個消失數值的共同極限」(Deleuze, *The Fold* 17)，能把個別特質提升到「溶入不確定範疇的視野，經歷一種跨越原有格局的強烈變化」(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3)。廖炳惠的論文〈全球離散之下的亞美文學研究〉，處理黃哲倫和其他亞美作家的族裔和身份認同問題，探討在出生和多元文化交錯之下，是否可能透過離散的經驗，漂泊成爲另外一種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時代，人員跨越國界流動頻繁，加上電子媒體無遠弗屆，即使漂泊異域仍可與故鄉保持密切聯繫。於是，離散的經驗往往意味著兩種語言文化的接觸，其情況有若兩個緊鄰的消失點，是變化(becoming)發生之場域。廖文探討離散經驗衍生另一種文化身份的可能，無異爲班雅明翻譯理論與德勒茲褶曲概念提供一個檢驗理論適用性的良機。

全球英文文學的重要議題，無疑緊繞著國族框架的消失或模糊，而兩個消失點的貼近或瓦罐碎片的黏合，在人員、資金及影像等跨國流動日益頻繁之際，顯然具有強大的解釋效力。張靄珠的〈全球現代性、後殖民書寫與族裔暴力：析論柯特吉的《少年時》與《屈辱》〉，一方面處理後殖民時期族裔、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分裂矛盾，一方面探討全球化時代從自己習慣的地方抽離(disembeddedness)可能帶來的影響，這兩個面向不論對全球英文文學或對新英文文學都關係重大。張靄珠挑選南非作家柯特吉(J. M. Coetzee)的《少年時》(*Youth* 2002)與《屈辱》(*Disgrace* 1999)作爲分析的文本，這兩本小說涵蓋的時代背景，正處於羅伯森

---

(325)。這裡提到語言之間均可翻譯，不啻聲明語言之普及性。

airiti

(Roland Robertson)所稱全球化與後殖民交錯的「不確定期」(從一九六零年代到一九九零年代)。兩位白人男主角在國族認同上雖然接受自己是南非人的政治現實,但他們的文化屬性卻緊跟著歐美文化母體(菁英文化、經典文學)。國族認同與文化屬性的乖違,使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無法發聲,也無法自其中獲得救贖與超越。英美文學以文學經典培養國族與文化認同的傳統,在後殖民時期的南非,顯然遭到嚴重挑戰。在這裡,我們看到國族與文化認同因爲分裂進而碰觸所產生的種種變化。《少年時》的男主角約翰從南非輾轉到達倫敦,在美商跨國公司 IBM 找到一份電腦程式員的工作。IBM 是全球化過程中跨國資本、國際分工及世界軍事秩序結合下的綜合體,而約翰則是其中的環節微粒(nodal point),身處失去國族框架的情境。與一般跨國工作人員不同的,是約翰從小立志遺忘南非的一切歷史與文化,學習道地的「英國性」(Englishness),並創作讓英國人及歐洲人認可的世界文學。這種文化認同傾向,使得約翰的環節位置並不單純只是兩種文化的接觸。這種後殖民與全球化交雜的文化演變,張靄珠在論文中有深刻巧妙的探索。

在〈重繪文學版圖?:後現代、後殖民與全球英文書寫的反思〉文裡,劉于雁對英文文學全球化的因素作相當廣泛的探討。論文沿著二十世紀後期主要論述與理論的發展脈絡,描摹全球英文文學與後現代、後殖民論述和文化研究之間遞演的關係,試圖蠡測全球英文文學所指涉、映襯的後國族意涵與文學樣貌。全球英文文學沖垮國族畛域的藩籬後,其造成的連串效應爲何,劉文對此論述甚詳:

airiti

> 長期以來一直默默扮演國族文化傳承角色的文學，如今不得不在異質的社會文化空間運作(後殖民書寫與離散文學(diasporic writing)即為顯例)。文學和文化研究的領域日益漫漶，傳統的「經典文學」和「通俗文化」之間的界線日漸模糊，文化活動的展現，也面臨了屬性(再)確認的難題。如何定位文學、族裔、文化與常用的國族指稱(如美國文學、英國文學、加拿大文學、澳洲文學等)，成為潛在議題。

探討後國族時代的文學樣貌，上述引文提供一個輪廓。不過，對於國界藩籬在全球化動力切割下洞口大開，其帶來的可能性爲何？與全球英文文學有何關聯？該篇文章顯然並未深入分析追蹤。筆者在爲《中外文學》全球化與文化研究專輯撰寫的序言〈可能性是無限的大：談全球化與新時代的文化研究〉，曾引《哈利波特》第一集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哈利波特上魔法學校 Hogwarts 就讀時，在 King`s Cross 火車站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等候上車爲例，說明從民族國家(nation-state)到全球化之間的變化轉折：

> 一向以國家整體結構為單元的活動，將經濟、文化及其他領域囿限在國境之內，國家主權與疆界則扮演鞏固、串聯不同領域的關鍵角色。但到了全球化時代，跨國企業及資訊電腦網路對國境的跨越，對國家主權的侵蝕，彷如哈利波特閉著眼睛朝著狀似實體的障礙物衝過去，絲毫未遭到阻攔。原本清楚界定的範疇，在全球化動力的切割下，隙縫頓現，無數的碎片裂解

airiti

> 而出，在其他場域重新組合，創造新的可能。跨國企業的主要特色，來自資本流動不受國界限制及大批勞動人口跨國就業，擺脫原本受限在某一國家或地區的運作格局，而在另一個場域與從世界各地裂解而出的成份重新組合。(12)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而非第九月台或第十月台，此一因進一步切割傳統範疇而產生的魔法效應，同樣見於全球化時代。「無數的碎片裂解而出，在其他場域重新組合，創造新的可能」。碎片裂解而出，乃因國族框架難於再發揮明確範疇的功能。無數碎片裂解而出，其情況猶如翻譯時原文碰觸譯文的剎那，組合原文符號的系統崩解，而崩解的符號也還未進入譯文的語言系統，各種可能性都存在。波瀾壯闊的全球英文文學，亦可作如是觀。

本期除五篇專題論文外，也刊登兩篇文學評論文章。其中一篇是蔡淑惠撰寫的〈異界的分裂點：迪力羅小說《名稱》中康德式沙德現象與巔峰經驗〉，藉由迪力羅(Don DeLillo)小說《名稱》(*The Names*)，探討康德純粹理性在現實世界全盤實踐時，爲何總充斥類似沙德式恐怖的暴力與死亡。另一篇是黃仕宜的〈甘爲他者盤飧：馬夏・諾曼《晚安，媽》劇中之自殺以求重生〉，討論劇中女主角如何藉由歸順死神重寫主流社會關係下的個人生命意義。

在專輯出版前，我要謝謝台大外文系李紀舍教授，在一次讀書會結束後的聚餐中，建議我製作全球英文文學專輯。我也要感謝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的協助，全體編輯委員的配合與建議，更要謝謝撰稿的學者。需要感謝的人很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

airiti

謹以感恩的心劃下專輯漫長製作過程的休止符。

參考文獻

邱漢平。〈可能性是無限的大：談全球化與新時代的文化研究〉。《中外文學》32.4 （2003）：11-16。

Benjamin, Walter.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Reflection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Demetz.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6. 314-32.

---.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1913-1926.* Ed.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Cambridge, Mass.: Belknapp of Harvard UP, 1996. 253-63.

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King, Bru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Oxford: Oxford UP, 2004.

Jay, Paul. "Beyond Discipli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English." *PMLA* 116.1 (January 2001): 32-47.

Raley, Rita. "On Global English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into 'Literature in English'." *Diaspora* 8.1 (1999): 51-80.

airiti

Rowling, J. K. *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 London: Bloomsbury, 1997.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3.

Volkman, Toby Alice. *Crossing Borders: Revitalizing Area Studies*. New York: Ford Foundation, 1999.